



秋假

◎ 汪晓远



今天是杜克秋假的第三天。

秋假本来是有打算的,而且盘算出游计划时,心里一直涌动着幸福的甜蜜:从来没有一刻像此时一样被人需要过。好几伙人似乎都差一个,问我:“汪晓远,你跟不跟我们一起去?”我纠结琢磨,觉得有点难办。

现实让我没法难办了,我在秋假前一晚美美踢球,朋友一记大飞踹,直直地正中我脚踝。踢足球受伤,再正常不过了,就像人一辈子高低都会经历几次手术一样。只是发生在秋假前,就像高考前右手骨折一样让人难过和懊恼。我不信邪,信我命由我,于是问室友要了个护踝;找不到拐杖,就让室友外出吃饭时给我去森林里捡根树枝。我撑着走了两步,然后很顺利地接了一个趔趄,差点脸着地再给我摔掉两颗牙。算了,算了!

今天终于能走路了,下午坐在Bella Union楼顶外面的长椅上憩息。学校里的人像晨鸟出林一样飞到美国各地玩儿去了,留守的都是有事伤心人。我又写了一天的文献综述,眼睛有点花、头有点昏。我坐在长椅上晒太阳,听见一种螽斯的叫声,比之中国种更低沉、嘶哑,像打不着的摩托车发动机。它的叫声从楼底下传来,我浮想联翩:估计它的体型就像螽斯里的橄榄球运动员,一身刀刻一样的肌肉,骨骼宽广俊美,鞘翅粗壮有力——充满雄性魅力。只是想象一下,就像我昨天前天躺在床上想象朋友们在东海岸的小城里看到的海一样。我此刻唯一能看到的是一棵树。五点时,阳光变得柔和,如同晕开的水彩扑在树梢上,像给它上了个嫩绿色的妆。我坐了很久很久,一直没人经过,只有鸟鸣、螽斯、风声。在我模糊的视线里,一切都和莫奈的油画一样朦胧、祥和。

很少见的。这里是几个宿舍的交界处,平时里最喧闹。因为每天都看得见一群群俊男靓女衣着光鲜地出门,满面写着疲倦和知识地回程。而且往往在周五晚上,他们都会穿上最俊俏的衣服,打扮得像军舰鸟火红色的嗓囊一样出门,三三四聚在一起大声聊天、娇笑欢闹。

此刻都没了,匆匆的行人全都不见,朋友也是。我晚上一瘸一拐地去最火爆的咖啡店里点单,平时要等整整一小时的,这次五分钟,店员直接甩给我一份香喷喷的奶昔,这还是不错,另外也没人和我抢自习室,我一人占着宿舍楼里偌大的自习室写作业,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写多久就写多久。我在宿舍楼里待了两天,待遍了六间自习室,在里面躺着坐着站着,各种姿势做我的literature review、写我的作业。

今天朋友回来了,晚上一起聊天,他们和我抱怨:啊呀,作业要做完了。我暗笑,那你们出去玩后悔不?“不后悔!要不是作业做不完谁回来!”我哑口无言。

于是,又有一点小小的失落和低潮,为什么我就这么惨正好在秋假前遭受如此的瘸腿之罚呢?还忍受如此只能看不能身临其境之痛苦,被朋友圈里的纽约奥兰多华盛顿威尔明顿里自然的秀丽、城市狂欢的繁华疯狂拷打。真难过啊!忽然又想到以前难以理解的史铁生的痛苦,此刻全然明白了。

以后怎么样呢,必是好好爱护自己的双腿双脚,灵魂的丰满不需要思想的建构,眼见和脚下的路一样重要,那同样是我生命的一环呢。

感受太行

◎ 杨子蟹

这辈子生长在沃野千里、坦荡如砥的长江入海口。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爱上了大山,心里总有一个念头,要到山里感受一下,甚至是生活一段时间。前几年山西长治山区的农民到南通推销熏枣,和我们单位挂上了钩。渐渐熟悉后,我甚至产生过随他们回去的冲动。我的想法是,到了那里,就把我扔在山里,自己找个能吃饱肚子、能睡暖觉的地方就行。

爱山这碗“毒”,也许是在小时候服下的。那时我们看的电影多为战争题材,机智的红军游击队在山林中神出鬼没,英勇的八路军战士利用山地与敌周旋……近年火爆的电视连续剧《亮剑》同样俘获了我,英雄李云龙就是带着弟兄们在山区和鬼子干仗的。小时候印象最深的一部小说是《烈火金钢》,记住了太行山、滹沱河……太行山在我脑海就是英雄的山、神勇的山,它比泰山、黄山更早地扎根在我心里。

机缘凑巧,初冬时节,我来到了滹沱河畔的石家庄市鹿泉区,走进了太行山系一个叫岸下的小山村。

就是我期待中的山村模样。白日依树起,青山郭外斜,柴门闻犬吠,农夫荷锄归。村外山势连绵,淡墨晕染,脚下村道蜿蜒……沿着山石铺就的小道爬上土坡,就是村民家的院落,矮墙、古井、石滚、枯柴,这些电影电视上常见的山村人家的标配,历历在目。远处的柿子树叶掉光,但一个个柿子挂在树上,像一个个温暖的小灯笼,像光荣榜上红彤彤的笑脸。

一名老年妇女在场上翻晒玉米籽,黄灿灿的一大片,惹人眼馋。信步走上晒场,弯腰抓起一把,想看看它们和老家的同类有没有区别,而没有意识到的是,脚下

踏着的其实是主人家的屋顶,屋顶下是主人家的窑洞。再向前走几步,才发现下面是主人家的院子,我的几个同行者正在院中拍照。扬起双臂打招呼,无意中被拍了个“大鹏展翅”。

南方人印象中的窑洞,应该是在山坡上挖进去的土洞。我总担心土窑的安全,比如雨水冲刷、比如山体活动啥的会影响到它。而在山村见到的窑洞,不依附于山体,直接全部由石头砌成,平顶,顶上就是晒场,各个房间都有窗户,外表看上去就像南方的小平房。

下得坡来,想去院里看看内景,又不好意思贸然进入。院内的大姐见我们犹豫,主动打开了窑洞的屋门,把我们让进了屋内。

从屋内看,顶呈圆弧形,与印象中的土窑顶一样。厚厚的墙体足有二尺宽。女主人说,墙内是空的,天冷时,可烧墙取暖。来访的南方人说:“这就是中央取暖器。”女主人说,这座窑洞有200多年了,总体没变动,内部有过装修。她的一子一女在外工作,过年时都会回到这个窑洞里。

还在和女主人聊着,远处的“领道人”已在喊着“上车!上车!”心有遗憾,哪怕再给半个小时也好啊,让我们在这个山村里再走走、再看看。

住处附近约一公里处,有个抱犊寨,4A级景区,被评为石家庄十景之冠。而我感兴趣的是,它西接巍巍太行山,是太行山的一株余脉。有此走进太行山的机会,当然不会放过。

因为日期安排的关系,我们只有返程前的那个上午有三个小时可利用。匆匆用过早餐,三位江苏老乡携手进山。我们不坐缆车,沿着青石板铺就的山道拾级而上。

长长的石板路一眼望不到头,直接就提升到山腰。再抬头一看,山体轮廓奇特,有一些太行山奇险峻秀幽的真味。回首展望,一片辽阔,城里的高楼似乎和绿树差不多高,马路成了泛着波光的河。“一览众山小”的句子涌向喉头。

初时不觉累,俊逸潇洒的江南才子刘兄“咿咿呀呀”地吊起了嗓子,然后随意唱起“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那声音在早晨空旷的山谷里回响,别有一番快慰、壮美。博学聪颖的水乡美女谢妹妹则是不停拍照,告诉我们说,这座山曾是淮阴侯韩信“背水一战”的古战场。说起“抱犊寨”这个名称,我则想起曾经登顶过的山东“抱犊崮”。

渐渐地,有些吃力了。身后追来一支4个人的小分队。一问,他们来自“行唐(县)”。我孤陋寡闻,又问“哪里?”走在最后面的一名妇女回答“银行的行(xīng),吃糖的那一半。”我方最先反应过来的是敏捷的美女妹妹:“啊,行动的银行,唐宋元明清的唐。”

这支小分队成员有的只在肩上挂个布袋,有的干脆徒手,看不到香烛之类敬佛的用品。询问他们为什么来这里?回答是,没有事,就是来爬爬山。难道他们和我一样,真的只是想亲近一下、感受一下这太行山?

爬上坡顶,是一段缓坡,而对面那座峰才是“抱犊寨”。时间不够,我们赶不过去了,只得遥望,致以敬意。好在我们的目的并不在登顶,而在于与山的肌肤相亲,“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这次感受太行山,只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真正走进太行山区、把自己扔在山里,仍是我的梦。

吕四渔号

◎ 刘白

桅杆林立
旌旗猎猎
万船齐发
那是远航的渔船
即将奔向远海大洋
去捕捞生活的鲜美

世代唱渔歌的喉咙
还需要灌进一些辣酒才能开腔
那吕四的渔号
惊得白鹭、丹顶鹤振翅飞翔

出海、打鱼
接潮、归港



劳作就得唱
唱了劳作才会有劲
唱了劳作才会协调
那海腥味的渔歌号子
一不小心
飘进了荧屏和舞台
飘进了非遗的艺术殿堂